

殷栗齋集

卷九

卷十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九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九
卷十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孔子雅言不及樂說

史記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論語子所雅言、獨不及樂、何也、朱九江曰、樂章存乎詩、樂節存乎禮、孔子雅言、非不及樂、有存乎詩禮者也、何云樂存乎禮、古者禮樂并稱、唐虞雖分、禮樂為二職、成周則合、禮樂為一官、故周官以春官宗伯掌禮、而大司樂、樂師、太師、小師、瞽矇、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鐃師、凡掌樂者、皆屬焉、儀禮正形、倫樂、亦見鄉飲酒及燕禮等篇、其尤著者、禮記有樂記、魯鼓薛鼓、見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鞀、其方者擊鼓、樂之存乎禮、可攷也、何云樂存乎詩、虞書詩言志、見于后夔典樂矣、古人作樂、無不歌、詩者、自周以來、其

所歌之詩多不出三百篇範圍讀春秋左氏傳可見三百篇中有六篇完全是樂幾不能謂之詩者詩有詞樂有聲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笙詩皆有聲無詞朱傳以為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樂之存乎詩足證也記雅言者以詩禮可也樂故因上文而有之如泰伯篇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不言書亦其例也書颺拜兼賡歌及夔典樂之依永和聲蓋言樂者詳若舉書以包樂奚不可者雖然雅言之不及樂更有意焉似乎樂經之止已在夫子意料中者令人生無窮之感歎語云三年不為

礼礼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吾謂礼壞易修、樂崩難復、盖礼經教者可以口授、其傳之也易、學者可以口誦、而記之也亦非難、樂經則樂章樂節之外、仍有器與度數、不能全恃口授、口誦也者、自秦制挾書之律、遺老傳經不敢書之竹帛、而口授口誦如三家之詩、伏生之書、高堂之礼、傳者不絕、漢興諸經復出、而樂經獨亡者、其故可知也、使樂經亦能傳之以口、何至此、又使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声曲折七十五篇、尚存于今、則因歌譜以攷樂章、歌詩不徒讀詩、樂犹可藉詩以存、今曲折篇亦亡、則祇有所謂讀詩、無所謂歌詩、詩去樂益遠矣、樂之亡、更亡于此、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昌黎為宣王石鼓

言之尤樂經之謂矣、然有一說可為樂經收其涕淚者、莊子養生
主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楊用修曰、此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
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
之舞、至于牧童之吹簫、閨婦之鳴砧、無不比于音者、樂何曾止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王制有四教詩書禮樂是也論語亦有四教文行忠信是也王制四教闕其一則不成王通論語四教闕其一則不成師道稼書曰知文而不知行者馬融之經術也知行而不知文者萬石之醇謹也知文行而不知忠信者東漢之顧厨俊及也知忠信而不知文行者姚江之良知也知忠而不知信者誠而未徹者也知信而不知忠者似誠而非誠者也虛齋云忠信並通管文行岱雲亦云不學文明理如何去行不去行卻忠信箇甚麼然無忠信則所行者虛誨習亦徒然而已非學文修行前不教之忠信亦非既存忠信後用學文修行不着也趙宋以來教法得統于孔子者鶴湖鹿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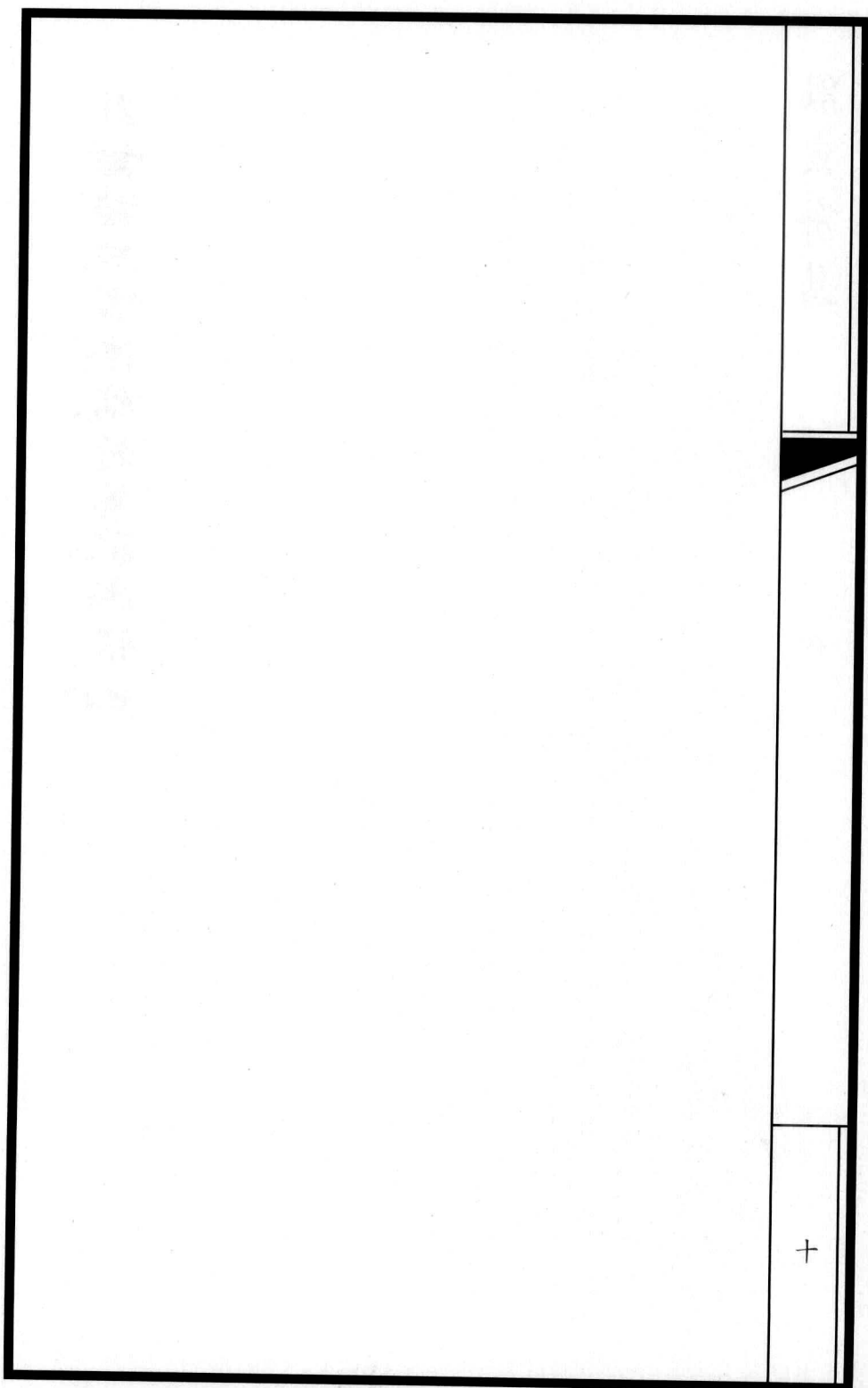
此其最著唯鵝湖有行忠信而無文蓋其教人不從格致入也鹿
洞有文而行忠信蓋其教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
而后心正身修一如大學之次序格致則文也誠正修則行忠信
或曰孔門四科文學為後德行為先何也曰就其成功者言則約
礼更重于博文就其用功者言則博文然後能約礼雖然古之所
謂文者六經之文而非詞章之文也後世以詞章為文而其文不
本于行忠信者有之矣王楊盧駱識者早知其非載福之器其尤
可痛恨者如劉歆王莽詞章又六經矣而所讀之書皆是寇兵盜
糧吾寧取有行無文之萬石而不取有文無行之歆莽歆莽不讀
書不能禍漢王安石非多讀書亦何能禍宋是知教以文有他慮

教以六經之文、無他慮、教以六經之文、仍有他慮、六經之文、而一本於行忠信、無他慮、文行忠信、分之為四教、仍然合之為一教、胡安定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齋、邱文莊大學衍義補、力言分齋之非、良有見矣、

摘錄後中 文即是六經、六經中之詩書執禮、尤為子所雅言者、然詩書禮皆習矣、所行之事、或與之相反、故孔子以行為教、行者合于臣弟友而踐之者也、事既行矣、使徒有行之名、而無行之實、就飾乎其外也、夫子教之以忠、使之尽己、即一貫之道也、故忠又為其一、心既尽矣、使行之心雖實、而行之理未實、犹徇其私也、必使待人接物至誠無妄、即誠信之學也、故信又為其一、是以文學一科、

游夏與焉、德行一科、顏閔與焉、而省身之曾子、尤以忠信為範、範此聖門、得之于四教之明徵、有四教、自然有四科、四科者、非分科教人、如胡安定之蘇湖分齋也、人人皆四教、成學之後、各有其所尤長者、若誤認四科為分科之教授、則失之笑矣、文學、非無德行、德行、非無文學、觀文學之子夏、謹守、德行之顏子、博文、忠信、如曾子、而大學孝經、何嘗非其所傳授之書、謂四教為孔門學案、而累朝學案、所自祖、可也、鵝湖主靜、白沙端倪、姚江良知、皆得其一、二而遺其二三、求其四科俱全者、白鹿洞學規、庶足當之、其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文也、篤行之、行也、引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尤行之最大者也、

引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也



泰伯夷齊論

史記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崇揖讓之風也、泰伯去岐周去于父在之前、夷齊去孤竹去于父歿之後、或曰夷齊不及泰伯、夷尊父命、何不及早逃之、齊重天倫、何不先事諫之、以至君臣定位之間、乃去家而不顧、其國幸有仲子在耳、不然、孤竹尚可血食乎、孟子稱伯夷隘、雖非指此事而言、然此事亦其一端也、雖然、泰伯夷齊實各行其是、非常之事、不能以尋常議論左右之、夫子贊泰伯之讓為至德、而於夷齊無至德贊詞、論者多以此為夷齊不及泰伯之證、不知德之至、莫至于仁、子貢問夷齊、夫子曰求仁而得仁、曾子求仁得仁而尚非至德乎、善夫夫子之論微箕比而統之以

仁孟子論夷尹惠亦曰仁而已矣吾得此法以論泰伯夷齊皆是
仁皆是至德謂夷齊不及泰伯誠不可謂夷齊之父不及泰伯之
父則不為無因也泰伯之父無廢嫡之明命夷齊之父有立幼之
成言有立幼之成言遂使夷齊所處比泰伯為難不分難易而分
優劣其不足以尚論古人也久矣

桓魋欲害孔子孔子既援天以自信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乃又微服而過宋何耶

此聖人戒慎之學也戒慎之學在平日亦在臨時也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過宋乃明夷之時微服則垂翼之事不然有終于明夷而已明夷之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謂文王即孔子自謂歟或者以文王為明夷孔子為旅人如此今配兩卦誠然不知孔子今日之事乃以旅人而兼明夷者也匡人之欲害孔子出于無心桓魋之欲害孔子出于有意無心之害專聽之天意可也有心之害則必尽人事方可以聽天意人事不尽是不敬天不敬天而妄信天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王

莽所以為狂也、國信天而益以微服敬天、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
其如予何、孔子所以為聖也、